

村上春树随笔系列

村上朝日堂 是如何锻造的

林少华 译

● 条件反射的可怕

● 取个笔名就好了

● 村上也烦恼多多

● 不怎么喜欢学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村上春树随笔系列

村上朝日堂
是如何锻造的

林少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9

(村上春树随笔系列)

ISBN 7-5327-3752-7

I. 村... II. ①村... ②林... III. 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8160 号

Haruki Murakami

MURAKAMI ASAHIKO WA IKANI SHITE KITAE RARETA KA

Copyright © 1997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ASAHI SHIMBUN PUBLISHING COMPANY,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 09-2003-31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3 字数 110,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册

ISBN 7-5327-3752-7/I·2125

定价: 15.00 元

责任编辑: 沈维藩

封面设计: 林 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 www.yiwen.com.cn

译者短语

闲来翻看村上同读者之间的伊妹儿通讯，发现日本读者的提问真是五花八门。有的问有外遇和一夜风流的区别，有的问持续当女孩儿的条件，有的问村上是不是“恋爱至上主义者”以至性欲不强（何苦问人家这个？看来当作家也真不是好玩的！）。而村上对这些提问并不支支吾吾闪烁其辞或虚晃一枪落荒而逃，而大多以村上特有的语气和幽默一一认真回答。例如一个二十六岁的女职员问村上喜欢哪一类型女性，村上说他欣赏“好像没有浆磨过的、款式简洁而有档次、不俗的白色棉质衬衫那样的人”。这个村上式回答倒也不令人费解，但我总想进一步探个究竟，到翻译这本随笔集时，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在《汉堡的触电式邂逅》一文中明确表示：“我觉得自己不至于为长相端庄的所谓美人型女子怎么动

心。相对说来,还是喜欢多少有点破绽的有个性的脸型——有一种气势美。”并进一步交待说:“漫长的人生当中也并非没有电光石火般的戏剧性邂逅。准确说来,有过两次。”至于这两次具体有何作为,我就不想多嘴多舌点破了,还是请读者自己在这本书里慢慢查看为好。

总的说来,村上的日常生活也是相当单调的,毕竟不可能天天有那种电光石火般的艳遇。村上自己也说过:“小说家的一天是极其平凡而单调的玩艺儿。一边‘吭哧吭哧’写稿一边用棉球签掏耳朵的时间里,一天就一忽儿过去了。”不同的是,一般人掏完就完了,而村上却能从中掏出哲学来。他最推崇毛姆的这样一句话:“即使剃刀里也有哲学。”凡事皆有哲学——这是村上一个极为宝贵的人生姿态,这使他在庸常的生活当中脑袋上始终架起高度敏感的天线,可以随时捕捉纵使微乎其微的信息并从中析缕出哲理性。

举个例子。《挪威的森林》走红之后,村上身边发生了好几桩烦心事,致使他心力交瘁,眼见头发一根接一根脱落不止。村上从这种一时性脱发中切切实实感觉到“人生是个充满意外圈套的装置……其基本目的似乎在于总体性平衡。简单说来就是:人

生中若有一件美妙事，往下必有一件糟糕事等在那里”（《脱发问题》）。

日本一位教授指出：“村上春树始终在追索日常行为所包含的哲学内涵。这种‘追索’或者‘哲学’构成了其随笔的基石。”也不限于随笔，在小说创作中他同样善于掏取哲理，点铁成金。

与此同时，村上还颇有温情和爱心，这使他的随笔蕴含着一种悲悯性。村上喜欢猫，他养的一只名叫缪斯的猫有个奇怪的习惯，产崽必让村上握住其爪子。“每次阵痛来临要生的时候就‘喵喵’叫着，懒洋洋地歪在我怀里，以仿佛对我诉说什么的神情看我的脸。无奈，我只好说着‘好、好’握住猫爪，猫也当即用肉球紧紧回握一下。”产崽时，“我从后面托着它，握住它的两只前爪。猫时不时回过头，以脉脉含情的眼神盯住我，像是在说‘求你，哪也别去，求你了’……所以从最初阵痛到产下最后一只大约要两个半小时。那时间里我就得一直握住猫爪，与它四目相视”（《长寿猫的秘密·生育篇》）。

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缺乏的不是沟通的手段，而是促成沟通的温情。别看城里人白天活得似乎风风光光，但夜晚永远在完整的公寓套间里做着破碎的梦。因为大部分城里人的生活和精神的质地本身

就是支离破碎百无聊赖的。村上的随笔也表现这些，但他以爱心——至少是善意——这条底线将生活碎片串在了一起，使得琐碎无聊的日常行为有了回味的价值。当然，村上也有牢骚也有恼怒也有冷嘲热讽，但大部分都因悲悯而得到化解或升华。可以说，个人性是其随笔的“看点”，哲理性是随笔的基石，悲悯性是其随笔的灵魂。

名为“译者短语”，却越写越长了，抱歉。

林少华

二零零三年盛夏

于东京

目 录

- 译者短语 / 林少华 / 1
- 体罚 / 1
- 沙滩上的钥匙 / 5
- 安西水丸的秘密森林 / 9
- 空中飘游乐不可支 / 13
- 报纸、信息等等 / 17
- Heineken 啤酒的优点 / 21
- 跑步俱乐部通讯(一) / 25
- 裸体做家务的是是非非 / 29
- 作为爱好的翻译 / 33
- 公司再好不过? / 37
- 空中飘游俱乐部通讯(二) / 41
- 田纳西·威廉斯何以被人看扁 / 44

- 全裸主妇俱乐部通讯(二) / 48
村上新闻社与酒厂参观 / 52
长寿猫的秘密 / 56
印加的无底井 / 60
条件反射的可怕 / 64
跑步俱乐部通讯(二) / 68
虽然我也是喜欢喝啤酒的 / 72
空中飘游俱乐部通讯(三) / 76
不受伤害 / 80
窥一斑而知全豹 / 84
文学全集风波 / 88
长寿猫的秘密·生育篇 / 92
长寿猫的秘密·梦话篇 / 95
音乐的功用 / 98
抽屉中恼人的小狗 / 102
文科和理科 / 106
辞典更有人情味也未尝不可 / 110
大白天黑乎乎的旋转寿司店 / 114
脸朝下走路 / 118
日本什么都贵 / 122
跑步俱乐部通讯(三)——到底是闲人啊 / 126
脱发问题 / 130

- 万宝路男士的孤独 / 134
取个笔名就好了 / 137
一天之内也会彻底转变 / 141
开心的意大利车 / 145
日本公寓暨情人旅馆名称大奖揭晓了 / 149
未遂的心愿 / 158
两片连放的确不错 / 162
旅行的伙伴 人生的伴侣 / 165
投诉信的写法 / 169
永远一成不变的东西 / 173
“牛也知道的……” / 177
村上也烦恼多多 / 181
生活在“Obladi, Oblada”地流淌 / 185
礼仪背后的东西 / 189
汉堡的触电式邂逅 / 192
不怎么喜欢学校 / 196
请别在更衣室里讲别人坏话 / 199
我们这代人并不那么糟 / 202
赠品(一) 旅馆名称再探 / 206
赠品(二) 倒不是讲随身听的坏话…… / 210
投诉信·实例 / 214

后记 / 218

附录 村上朝日堂月报“关于温泉的无意义
谈话” / 221

体 罚

念初中时常挨老师打。记忆中，念小学没给老师打过，念高中也没有。可是不知何故，惟独上初中期间动不动就挨一顿。而且不是因为抽烟喝酒或偷东西一类严重问题挨的打，都是因为相当琐碎的小事，例如忘带作业啦和老师顶嘴啦等等。挨打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打嘴巴，或用什么砸脑袋。挨老师打已成为我们（至少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象基本是男生，但女孩子挨打也不是没有。也可能因为我特别自以为了不起才动不动挨打，可我当时——现在另当别论——并非专以讨人嫌为能事的。

我就读的是兵库县芦屋市一所普通的公立初中，环境决不兵荒马乱。如今怎么样我不晓得，而当时没有令人侧目的不良分子，同级生几乎都是像画在画上一样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女，据我所见所闻，没人调皮捣蛋，也没人称王称霸。在那种和平环境中，

教师何苦频频出手打人呢？委实匪夷所思。那样子岂不是和战前的兵营没什么两样？

当然不打学生的老师也是有的。不过我想男老师有一多半打人。常有右翼分子说“战后民主主义教育把日本搞完蛋了”——具体指什么我可是全然理解不了。对我来说，“战后民主主义教育”那劳什子压根儿就不存在。

终究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忆也已相当依稀。但每次回想当时，一次也没有觉得“挨打也算不错”，绝对没有。现在想起仍怏怏不快，甚至心头火起。

不用说，若那时觉得“挨打也情有可原”，我也不至于如此耿耿于怀。问题是我每次都以为挨打不公平、岂有此理，所以才至今念念不忘。至少我无论如何都没心思访问一次母校。我想这是不幸的，毕竟那所学校给我的难忘的美好回忆也有许许多多。

细想之下，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由于日常性挨老师打而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自那以来，我开始对老师和学校怀有恐惧和厌恶之感，不再感到亲切。人生途中也曾遇到过几位优秀教师，但与他们几乎不曾有过个人接触，横竖上不来那样的心情。这又是一种不幸。

几年前同是兵库县的一所高中发生了校门压死女生的事件。事情诚然荒唐至极,但依我的体验,觉得即使发生那种乱七八糟的事也无足为奇。得知有人甚至辩护说“事件固然不幸,但那位老师教课很认真”,我的心情更加黯淡。这些人大概不知道正是认真这点使得问题愈发严重了。

在电视新闻中看见过两次我上的那所中学。一次看见大地震遇难者的遗体摆在学校院子里,另一次是震灾发生后不久在搭满帐篷的院子里举行毕业典礼的情景。那时我已是四十六岁的小说家,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再不用担心挨老师打了。

可是,较之对遇难者的同情,首先浮上脑海的是在那里挨老师打的令人窒息般的痛苦回忆。对地震遇难者我当然深感悲痛,与此相比,挨老师打的痛苦简直等于零。尽管如此,依然留在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还是超越了所有的道理和比较,一下子抢先涌上心头,大地震和体罚这两种毫不相关的野蛮暴力在自己的脑袋里重合成了一个场景。

世上也有人提倡“为了教育孩子,体罚是必要的”之说,但我认为那是不正确的。当然,出于善意而无意识地伸手打学生的认真老师也是有的,有时

也会带来良好结果,但是,从体罚作为一种认真的方法论开始独立行走时起,它就变成了以世俗权威为依托的卑小的暴力。这也不仅限于学校。日本社会这种卑小的暴力性我已经看得讨厌了,如果可能,我真不想再见第二次。

假话的心脏:在小田原的动物园里看见有人用鱼糕喂海驴,海驴看上去吃得津津有味。

沙滩上的钥匙

中原中也^①有一首诗：“月光皎洁的夜晚，一颗纽扣掉在海滩。”下两句是：“我把它拾在手里，虽说不想钉上衣衫。”说起来，我过去曾在藤泽鹄沼海岸沙滩上找出一把汽车钥匙，尽管没有如此潇洒。

九月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独自在海边散步。坐在沙滩上怅怅地观看夕阳之间，有个什么硬东西碰在手上。一看，原来并非传说中上个世纪^②火奴鲁鲁卡梅哈梅哈(Kamehameha)大王视为珍宝的白银鞋拔，而是一把带有“富士^③”标记的普普通通的小汽车钥匙。估计是从哪个人裤袋里掉出来的，没人发现，一直落在这儿。

想到某个人周末特意大老远来这海边游玩，却弄丢了车钥匙，真是够可怜的，作为我也非常同情。知道裤袋里钥匙不见了，那个人想必脸色铁青，拼死拼活四下找了好几个小时，但要从空旷的沙滩上找出一把富士车钥匙可不是件容易事……或者不如说